

◇人间味道

喜柿

□ 马明高

“吃软不吃硬”的。奶奶一再告我们兄弟姐妹，柿子要等到霜降才能吃，“霜降吃柿子，不会流鼻涕”。但是，自己小时候总是性急、口馋，吃过一次那稍微硬些的柿子，满口的青涩，仿佛舌头和口腔四壁都厚了好多，翻卷不动。奶奶笑出了眼泪，忙给我倒水，让我漱口喝水。奶奶说，那是准备做柿饼的“八月黄”。奶奶说，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柿子，是不能做柿饼的。做柿饼的柿子，也必须得精挑细选，首先得熟得早，最好的就是“八月黄”。就是“八月黄”，也要挑。那些刚发黄的才适宜做柿子。色还发青的，不能做，做下柿饼也不是很甜。颜色红的，虽然甜，但是硬度不够，不好削皮，且熟得迟。所以才有“八月黄，不到九月不能尝”。奶奶说，做柿饼也是有讲究的，要削皮，晾晒，捂霜，很有一套讲究的程序。

二

冬天吃柿子，竟然成了案牍劳形之余阳台上吹风溜达的一种小小的幸福享受。因为这小小的幸福享受与惬意，竟然使我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些红彤彤、圆滚滚的小柿子。有闲情了，我会捡几颗不软不硬的柿子，放在精致雅美的小盘子里，置于书房书柜前的小茶几上，偶尔还会燃根

香，袅袅升起缕缕青烟。这样，那些柿子会更加袭人，红红的，嫩嫩的，发着一种细细的、柔腻祥和的光，很是精巧可爱，煞是好看。早晚瞧瞧，都会让人的心底里生出无限的喜悦与希望。

老家村里人喜欢种柿子树。好多人家房前屋后，院里院外，都喜欢种些柿子树，希望它能 把柿子挂满整树。等到深秋的时候像一个个红灯笼，照亮房前屋后，照亮院里院外，给庄稼人一个喜庆热闹，给他们的心里有一个暖烘烘的喜盼。可是两年三年过去了，它还是稀稀疏疏的，叶儿不大，也不繁盛，没有果实。孩子们的心里便急了，便折它撕它欺负它，甚至咬紧牙拿起斧头要砍它。老爷爷看见了，火了，过去扇他们耳光踢他们的屁股，骂道，好俺的祖爷爷们，它好孬也是个命，你们欺负它甚！柿子树没有个五年多能结果？一个个猴皮娃娃，你比它也着急？等着吃吧！十年的盛果期哩，你吃也吃不完。果真第二年三月便开始长叶子，呼呼地，就顶成一整个绿冠的时候，青森森的叶子中间就蒂结绿柿，渐渐地变成一把厚重的巨伞。

老爷爷说，柿子树是个好东西，在中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古书上说，柿子树有七绝，一多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蚤，五霜叶可玩，六

嘉实，七落叶肥谓，可以临书。

老爷爷寿高身体壮实，喜武术好交朋友，经常说古讲古，我们那时候还小，也闹不清楚他讲的这些是甚意思，但就是喜欢听他讲古，看他摆好骑马腿势，立眉竖眼，耍弄弄棒。

夏天过去了就是秋天。天气凉得人身上打冷颤的时候，青柿就变成黄柿子了。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的时候，几天之间，就把树都袭击得枯了，露出了光秃秃的沧桑，柿子便仿佛要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都努了出来，使了劲地红，热热闹闹地挂满枝了枝头。

三

静默解除了。一日，我到曹溪河深沟里散步。走在沟里弯曲的道上，看见远处地里的两棵老柿子树，黑漆高大的直冲蓝天的树枝上，挂着十几二十颗柿子。它们在湛蓝湛蓝的天空映衬下，在冬日的阳光朗照下，红红的，闪着奇异的光。

我边散步，边仰起头，望着那些它们微笑着，心里顿时暖暖的，一股热流从心底慢慢地流遍了全身。

我想，这就是小的时候，奶奶说的“留余”。我说，奶奶，树上还有好多柿子，怎么不摘了？奶奶笑



墙头累累柿子黄，人家秋获争登场。

赖学香摄

◇诗词坊

净土玄中赋

□ 吕继峰

中华大乘，福慧双运。
净土一脉，在我玄中。
石壁圣境，五峰成莲。
茫茫红尘，诞此净土。
北魏建寺，延兴吉祥；
承明元年，石壁寺成。
玄津百度，百劫不磨；
玄中三祖，千秋益焕。
昙鸾初祖，始创净土；
道绰禅师，弘法众生；
集大成者，善导大师。
唐宗拜谒，赐名"永宁"；
太白神游，亲题"壮观"。
甘露义坛，旷世奇珍；
渤海高氏，传世之作。
凤尾奇竹，千年风雅；
龙泉牡丹，灿若朝霞。
玄中“四绝”，不可多得；
石壁秋容，几生忘得？

冬 月

(外一首)

□ 高鹏

寒风
像锋利的刀
桌上厚厚的台历
被削到最薄

车载音乐电台
《走西口》唱到
走路走那大路的口
人马来解忧愁
……

围着熟悉的那几条街
我又转了几个来回
路灯明亮
商场门口
不怕冷的孩子们
蹦蹦跳跳

冷月光下
灵魂急赶着
去文字里
取暖

冬 至

固执的想
冬至的大地
应由雪花铺装
铺装成一张
无眠的纸

归乡的脚步
一行一行书写
一年来的
心事和历程

一直写到
奶奶的坟头
结尾：均好 勿念！
然后
把纸烧掉

◇流金岁月

腊月到了

□ 邱立新

有人说，这世间，行走最快的，莫过光阴。当岁月辗转成山岚间的凛冽飓风，雪花飘扬成时光模样的时候。悄然间，城里乡下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，原来，热闹的腊月到了，年的脚步近了。

“腊”，岁终祭名，是辛苦一年的我们忙碌又欢喜的一个月。这月，所有人的日子不再单调，每一天都藏着对年憧憬和期待，因此说，腊月是春节的序曲。

腊月里，第一个有年味的节日当属腊八节。印象中，童年的腊八节清苦简单，如今不一样了，时代进步了，一碗腊八粥也要做得多姿多彩。红红的枣、黄黄的豆、白白的米，还要加上肉糜、桂圆、核桃、松仁……熬成稠稠的粥，盛到晶莹雪白的细瓷碗里，这时候，端在手里的已不是粥，而是一碗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了，它浓成舌尖上的美味，飘散起一股股喜乐人生的暖流。

老话儿说“小寒大寒，杀猪过年”。时令上讲，小寒大寒是一年二十四节气最后两个节气，是“三九天”，全年最冷的日子。一入腊月，农村各家各户便在场院开锅地儿垒起大灶，卧上大锅。劈开木墩、木棒，让柴火烈焰如炬，把喂了一年米面糠青菜，又补了一冬萝卜白菜豆饼的大肥猪拢上，一根粗木棍从绑着前后腿的绳子中间穿过来，“嗨哟嗨哟”抬到大灶旁的台上准备宰杀。

在农村，有个传统习俗，谁家杀年猪，要邀请街坊邻居、七叔八姨、兄弟姐妹吃一顿杀猪饭。炕上、屋地摆个两桌三桌，大家团团围坐在一起，吃着杀猪菜，喝着小烧酒，扯着高嗓门说话。冬的日头热情地洒进窗户，狗在院中和鸡鸭鹅纠缠耍闹，孩子们房前屋后欢快地奔跑，屋里屋外，到处都洋溢着生活的欢乐。此时，年就在肥猪肉的油香里，更近一步了。

转眼，腊月二十三阴历小年了，老辈人的传统，这一天要请“灶王爷”回家过年，要买祭灶糖。这一习俗来自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，说灶糖填在灶王爷嘴上，他便能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

“二十四，扫房子。”忙忙碌碌中，家庭主妇这时候开始拆拆洗洗、清扫屋里屋外，除去旧年的污垢灰尘，迎接崭新的春节了。这时，城里乡下各类市场上，到处都是选购年货的身影……

忽然有一天，离乡人带着大包小包，风尘仆仆进家门了，爷爷奶奶的脸上绽开菊花般的笑容，父母眼里充满相逢的喜悦，孩子们的笑靥里闪着兴奋，期待。

腊月三十，腊月的最后一天如期而至，年，终于登场了——

贴对联，放鞭炮，包饺子，祭祖先，给压岁钱……为了这团圆时刻，为了这一桌丰盛的团圆饭，为了五湖四海挣钱回家的亲人，了蛰伏了一年的希望，为了从春到冬这一年的努力，人们幸福地说笑着。

腊月，车轮滚滚，乡酒浓烈，蕴藏了一年的心血，凝成一寸寸乡愁、一张张车票，攥在手心，攥出了故乡泥土的味道。

腊月，雪花飘飘，百树临风，醉了土地，醉了人心，醉了时光的匆匆脚步。

腊月，寒风凛凛，炊烟袅袅，抹平了人眉梢时光淌过的褶皱，唤醒了山河间沉睡的生命，腊月，踩着时光行走的脚步声，召唤着我们去迎接新一年的第一缕阳光。

三川河

128期